

古代那些落榜的才子

在古代,哪怕是才子,落榜的,也比皆是。

在宋代词坛,柳永可谓是大名鼎鼎。这位才高八斗、风流不羁的柳公子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柳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父亲、叔叔还有两个哥哥都是进士。在这样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柳公子,特别热衷科举,年少轻狂的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柳公子的词富有真情实感,通俗易唱,所以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平民,都喜欢他的词。但就是因为他的词听众太多、流传太广,而导致了一个人的不满,此人就是宋仁宗。一次,宋仁宗在宫内听到了宫女们在偷偷地唱柳公子的《倾杯乐》,特别生气,仁宗认为柳“薄于操行”。因此

第一次科举考试,柳公子就考砸了。第二次考试依然名落孙山。接连两次落榜,柳公子烦闷至极,为了消解内心的抑郁,他大笔一挥,写下了《鹤冲天》,其中有这样两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的词句又被仁宗读到。当柳公子第三次出现在考场上并考中了进士时,宋仁宗看着放榜的名单,指着柳三变(柳永最早叫柳三变)的名字说,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于是,柳公子自此“奉旨填词”,这一填就是几十年。后来柳公子把名字柳三变改成了柳永,继续参加科举考试,50岁的时候,终于中了进士。

徐渭,明代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戏剧家。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全

才,与苏轼、欧阳修齐名。徐渭聪明早慧,6岁学诗,8岁学文,13岁作《雪词》而轰动了绍兴城。按理说,这样一位神童,科举之路应该是顺风顺水,但事实恰恰相反,徐渭17岁开始参加童子试,逢考必败,直到20岁才考取了童生,之后一连参加了8次乡试,均以失败告终,那时他已经41岁。从此,心灰意冷的徐渭绝意仕途。幸运的是,徐渭后来得到了胡宗宪赏识,成为他的幕僚,他的才华终于有人承认。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胡宗宪因严嵩的倒台而入狱自杀时,徐渭一边痛心一边担心自己被牵连,以致发狂。徐渭的晚年贫困交加,境遇悲惨。

在清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创作的小说是中国

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个人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蒲松龄是一位才子,很小的时候,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为乡里所称颂。蒲松龄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的成绩中了秀才,被传为美谈。但接下来,蒲松龄却屡试不第,直到71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在科举路上,蒲松龄走了整整半个世纪。至于蒲松龄为何总是名落孙山,金榜无名,个中原因,众说纷纭,难以查证。

哪怕是古代如雷贯耳的才子,也有可能榜上无名。由古及今,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榜上有名,固然让人欣喜;考得不好,也无须自怨自艾。因为一次高考,并不能决定你的一生。(据《西安晚报》)

遗址中的海贝是怎样的宝贝?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贝 (受访者供图)

河南的殷墟妇好墓、陕西的周原遗址、四川的三星堆遗址……我国不少地方的考古遗址离海“千里”,却陆续出土大量海贝。数千年前,它们来自哪里?又是如何传播流通的?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技考古团队正在对海贝进行溯源研究。记者来到中科大,听海贝“开口说话”。

在中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记者见到了大小不同、形色各异的老海贝,它们来自河南安阳、四川广汉等国内多处考古遗址。其中,数量较多的是一种名为“货贝”的海贝,俗称“黄宝螺”。

“这种海贝分布于我国台湾、

香港和海南诸岛。”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中科大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研究员王娟告诉记者,“在世界范围内,它们广泛分布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暖海区。”

小小的海贝,一度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中科大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范安川介绍,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作为装饰品的海贝出现;商周时期,“贝”字频繁出现于当时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

“我国殷商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货贝。”范安川说,根据对考古材料时空分布的统计,货贝出现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最为盛行,集中分布于中原



云南丽江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古墓群出土的海贝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地区,春秋时期逐渐减少,直到秦废贝行钱,在一些地区,海贝的流通延续更久。

在当时,海贝是适合用作货币的材料:量少难得、不易磨损、方便携带、容易计量。如货贝的成体在2厘米左右的长度,大小相似,重量接近,方便钻孔穿绳成串使用。有文献记载,成串海贝的单位是“朋”。“用古今单位换算,一朋能买好几亩良田。”范安川说。

有趣的是,当时的人们还挖空心思仿制海贝,所用的材料包括骨头、蚌壳、玉石、绿松石、青铜等五花八门,仿出来的样子也是惟妙惟肖。王娟告诉记者:“这些仿贝不一定行使货币的功能,可能是日常的

装饰品,有的也替代海贝作为陪葬品。”

不要小瞧这些“迷你”的古物,它们身上蕴藏着文明探源的密码。范安川告诉记者,从环境考古研究的角度看,出土的海贝能揭示当年地理、气候等环境信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它又能展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暗藏中原、西北、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古代人群迁徙和贸易的路线图。

近年来,中科大科技考古团队正成为“科海拾贝”的一群人。他们收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的现代海贝标本,以及中国古代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海贝遗存,联合该校地球化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科研专家,建立现代与古代海贝样本库和数据库。在考古学已有发现的基础上,运用高精度测年、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示踪等技术以及地球化学背景数据库,从断代和溯源的角度给出新的信息,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助力考古。

“遗址中的海贝究竟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跨越山海,这些问题非常令人着迷。”王娟告诉记者,它们或许是直接从海贝产地长距离运输而来,或许是经历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连续的贸易交换,“依托新兴科技手段,藏在贝壳里的秘密终有一天能解开。”

(据新华社报道)